茅山后裔

第二卷

将门虎子

大力金刚掌 著

作者最新深度修订版

鹰隼展翼，风尘吸张，乳虎啸谷，百兽震惶
张毅城初出茅庐，将门虎子，大破神秘盗墓集团

YZLI0890190143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茅山后裔

大力金刚掌 著

第二卷 将门虎子

YZLI0890190143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茅山后裔. 3, 将门虎子 / 大力金刚掌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3.5
ISBN 978-7-5500-0564-8

Ⅰ. ①茅… Ⅱ. ①大… Ⅲ.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71927号

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310号　　邮编：330008
电　　话　0791-86895108（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y.com
E-mail　bhz@bhzwy.com

书　　名　茅山后裔3：将门虎子
作　　者　大力金刚掌
出 版 人　姚雪雪
出品统筹　柯利明　李国靖
特约监制　林苑中　师素珍
责任编辑　张　越　程　玥
特约策划　林苑中　周　强　师素珍
特约编辑　麻志新
封面设计　郑力珲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16　710mm × 980mm
印　　张　20
字　　数　300千字
版　　次　2013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9.80元
ISBN 978-7-5500-0564-8

赣版权登字—05—2013—86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实话实说 001
第二章　私自行事 006
第三章　一物降一物..... 012
第四章　冤沉海底 018
第五章　玉白菜 024
第六章　幕后黑网 029
第七章　协查通告 034
第八章　神经性窒息..... 038
第九章　二号病 042
第十章　亮子之死 046
第十一章　邪　瓦 051
第十二章　头　七 056
第十三章　走廊鬼声 061
第十四章　警　犬 066
第十五章　生死关头..... 070

第十六章　小朱的武装 075
第十七章　盲　点 079
第十八章　碗　柜 083
第十九章　冰山一角..... 088
第二十章　马粪纸 092
第二十一章　守株待兔..... 096
第二十二章　又见怪文..... 101
第二十三章　三审刘常有..... 106
第二十四章　长柄青铜锤..... 111
第二十五章　钥　匙 116
第二十六章　画　像 121
第二十七章　又见李树林..... 126
第二十八章　虎毒不食子..... 131
第二十九章　猴子面具..... 136
第三十章　目　的 141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录 CONTENTS

第三十一章　遗　孀 147
第三十二章　马阳的报复..... 152
第三十三章　卧　底 157
第三十四章　遇袭李村..... 162
第三十五章　威　胁 167
第三十六章　虎子出山..... 173
第三十七章　巨款之嫌..... 179
第三十八章　纸兔子..... 184
第三十九章　黼气不止..... 189
第四十章　光荣负伤..... 194
第四十一章　水落石出..... 199
第四十二章　盗　魇 212
第四十三章　剔骨案..... 217
第四十四章　盘龙骨..... 222
第四十五章　双乳山 227



目录 CONTENTS

第四十六章　收　徒 232
第四十七章　南北双石..... 237
第四十八章　《天荒衍典》..... 242
第四十九章　异　物 247
第五十章　烟雾弹 252
第五十一章　哑嗓子..... 256
第五十二章　莫名康复..... 261
第五十三章　铸铁管线..... 266
第五十四章　无骨尸..... 271
第五十五章　白蛇进洞..... 276
第五十六章　七星连珠 281
第五十七章　将军庙..... 286
第五十八章　鬼　胎 291
第五十九章　闹　子 296
第六十章　济北双塔阵..... 301
后　记 312

第一章　实话实说

张国忠与老刘头去了香港，家里只剩下李二丫和张毅城母子，最让李二丫郁闷的是丈夫这种出差跟一般单位的出差不一样，知道什么时候走，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尤其是这次，那个王子豪拍来的电报说是“人命关天”，想必不是小事，看来这一去又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回家了。

这一天，李二丫正在车间上班，忽然传达室老宋头进车间嚷嚷：“李二丫！有电话找你！”

“唉……那个挨千刀的……真是不让人省心！”李二丫放下手里的活，急匆匆赶到传达室，拿起听筒一听，不出所料，电话果然是张毅城的班主任打来的。一个礼拜之内这已经是第三次了。

“李二丫同志，麻烦你来学校一下，教导处王主任有事找你商量！”言语间，班主任李老师很不客气。

“唉……李老师，我下班就过去……”李二丫一阵无奈，这已经是张毅城换的第四所学校了，要不是张国义在教育口路子硬，自己这孩子恐怕没有学校愿意接收。

下班后，李二丫骑着自行车来到了学校，只见教导处的王主任一脸哭丧地坐在年级组的办公室里，旁边的李主任满脸通红地坐在那里运气，

张毅城则站在旁边仰着脸满不在乎。

“王主任，真是对不起……”李二丫已经没词了，作为家长，一个礼拜被老师“请”来三次，看来自己的孩子真是无可救药了。

“李同志，你跟我出来一下，有点事找你商量……”王主任哭丧着脸把李二丫拽到了办公室外面，“李同志，我知道张毅城同学是吴局长的亲戚……但是……”王主任支支吾吾的仿佛有难言之隐。

“王主任，毅城的事属于我们家长教育不好，我跟您保证，不会再有下一次了……”李二丫跟王主任一个劲儿地作揖。

“李同志，今天的事，已经不能再稀里糊涂了，所以……”王主任满脸尴尬地跟李二丫嘀咕了几句。

“什么？劝退？”李二丫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张毅城在这学校上学还不到一个学期，怎么又要劝退啊？“王主任，您再想想办法……回家我一定好好教育……”

从王主任的嘴里，李二丫得知，这回确实出了大事，张毅城班里有一个叫柳蒙蒙的女同学，品学兼优，长得又乖巧，十分讨老师们的喜爱，是班里的班长兼学习委员，绝对是考重点高中的料。可是前些日子，张毅城硬说这个柳蒙蒙天天背着个吊死鬼上学，吓得柳蒙蒙哇哇地哭，这还不算，后来，柳蒙蒙的文具盒里莫名其妙多了一根线绳，张毅城仔细地看了半天，之后说这条线绳是蛇精，周围的同学哈哈大笑，但这个柳蒙蒙当场却吓尿裤子了。没过多久，柳蒙蒙的家长来到学校，说柳蒙蒙病了，要办理休学手续，老师问啥病，家长也不说，所以老师怀疑是张毅城把人家吓得不敢来上学了，便去柳蒙蒙家家访，结果一去不要紧，这柳蒙蒙就跟疯了一样，铅笔盒、酒瓶子、书本一通砸，硬是把班主任砸跑了，家长拦也拦不住，所以班主任李老师认为是张毅城胡说八道刺激了柳蒙蒙，甚至让柳蒙蒙同学患上了某些精神上的疾病。这事一出，张毅城还能在学校里待吗？

李二丫没辙，只能把张毅城带回了家里。一进家门，劈头盖顶就是一通臭骂，“你个不争气的东西，让你好好学习，你却跑去跟人家胡说八道！你想把我们老两口气死是不是？”说罢不由分说就是一个耳光。

张毅城一不躲，二不叫，原地不动硬扛着李二丫的巴掌。他这一扛，李二丫更来气了，随手抄起笤帚狠揍，正在这时候，忽听外面有人敲门。

李二丫开门，原来是张国义，扛了一袋米拎了两瓶油，“嫂子，刚才来你不在家，哟，大侄子，咋挨打啦……”

张国义放下东西，看着李二丫气得满脸通红，手里正拿着笤帚，马上明白怎么回事了，“嫂子，孩子不能打啊，根据教育心理学分析，孩子总受体罚，更容易误入歧途啊……来来，毅城，过来跟老伯[①]说说，又闯什么祸啦？”张国义虽说没什么高学历，但前两年职称考试多少也背了两段，隔三差五也能蹦出两句术语。

张国义这么一说，张毅城才开口，“我看着那个柳蒙蒙就是背了个老头上学！还有，她铅笔盒里的绳子就是蛇精！老师说做人要诚实，我实话实说，我妈还打我！”说罢跑到张国义怀里哭开了。

“嫂子，这事，不能怪毅城啊……”张国义点了根烟，“别人不信，你不应该不信啊，当年庆爹他，不也是……”

“信不信搁一边，现在学校又不要他了！”李二丫气还没消。

“学校好说，全天津好几百所学校呢，一个学校上一个礼拜，初中也就毕业了。到时再找个中专一上，不就结了吗……嫂子你生那么大气干吗？”张国义对自己这个宝贝侄子喜欢得不得了，一向是有求必应，“来，老伯带你坐汽车去……嫂子，今天这么晚了，你也别做饭了，咱外边吃去……”自从张国忠上次回家给了他一百万港币，张国义也潇洒起来了，基本上顿顿“下馆子”。

“嫂子，毅城的事交给我办，你就放心……来来毅城，吃菜……”张国义夹了一筷子菜放在张毅城碗里，“跟老伯说，到底咋啦？”

没等张毅城说话，李二丫先把教导主任的话复述了一遍，“你说这倒霉孩子，她背她的老头，你念你的书，关你什么事！显你能耐是吧？”

“嫂子，我看这事不简单，要不这样，让毅城明天跟我去一趟那个什么女同学家，要真是精神病，就算他们家倒霉，要真是有什么歪的邪的，等我哥回来让他去弄去。等那孩子病好了，回学校上课了，再让家长去学校解释解释，毅城不就也能回去了吗？”说实话，张国义打心眼里也不愿意再帮他找学校了，虽说是局长秘书，但总这样毕竟不是个事，

① 老伯：天津地区的亲属称呼，父亲的弟弟称之为“伯”发音为“掰 bāi”，父亲最小的弟弟成为“老伯”，父亲的哥哥称之为“大爷”，如父亲兄弟众多，则大哥称为“大大爷”、二哥称为“二大爷”，依此类推。

而且这学校目前是越找离家越远，万一再远点需要住校，这孩子没人管，岂不是更要闹翻天？

第二天正好是礼拜日，张国义开车带着张毅城来到了柳蒙蒙家。

“你好……我是市教育局的，来您家了解一下情况……”张国义把工作证递给开门的主妇。

“哦，是市里的同志啊……给你们添麻烦了……”主妇打开门，发现还跟了个小孩，“这是……”

“我是柳蒙蒙的同班同学，来慰问慰问她！”张毅城年纪虽小，但心眼不少，此时该说什么话，根本就不用张国义教。

“哦！快请进！”主妇满脸的愁容上略微有了些笑容，这个主妇不是别人，正是柳蒙蒙的母亲。

按柳蒙蒙母亲的话说，家里本有三间平房，两口子住一间，柳蒙蒙自己住一间，还余下一间，租给了一个老大爷。好几年了都没什么事，但最近老大爷得了病，几个儿女都不管，老人家一时想不开，在房子里上吊了。最开始家里只是觉得别扭，但没想到没过两个月，女儿就出了这个事……

“不知道您怎么称呼啊……”张国忠拿出烟道，“能抽烟吗？”

“我姓孙，您抽您的……”主妇的脸上迅速恢复了愁容，“带着孩子去医院看过，大夫说是癔症，没法治。现在，蒙蒙只能捆着了……”说罢，这孙太太竟然呜呜地哭开了。

“您别怕，组织上一定给您想办法……”张国义假情假意地道，“能让我看一眼孩子吗？”

孙太太带着张国义到了柳蒙蒙的屋里，只见柳蒙蒙正背对着门口坐着，身上捆着好几圈麻绳，柳蒙蒙周围的墙上都是一道一道的血印，而柳蒙蒙的双手，也是血淋淋的，听孙太太叙述，这是柳蒙蒙发狂时用双手抠墙皮所致。

张国义凑到柳蒙蒙跟前，伸出手摸柳蒙蒙的肩膀，此时张毅城忽然大声一吼，“别碰！”张国义吓得一激灵，刚想把手往回缩，只见柳蒙蒙忽然侧过头嗷的一声，照着张国义的手腕就是一口，幸亏张国义反应快，一抽手躲开了。“我操，这孩子什么毛病？”转瞬，张国义似乎发现自己说错话了，“哦，我是说，这孩子怎么还咬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一直这样，她爸捆她都得戴着棉手套……”说着说着，孙太太眼泪又下来了，“咸水沽、静海[①]的先生都请过了，说是吊死鬼和蛇精。你说我不信这玩意吧，眼睁睁的医院就是看不好，你说这可怎么办啊……”

“真是这样……”张国义喃喃道，转过头偷偷问张毅城，“毅城啊，你妈冤枉你了，我回去跟你妈说，咱走吧……”

“老伯，等等，柳蒙蒙挺怪的……”张毅城歪着脑袋，斜眼看着柳蒙蒙，“老伯，你得想办法让我看一眼她的脸……”

“你个小王八蛋，还嫌你闯的祸不够啊？”张国义也不耐烦了，“赶紧跟我走！”说罢要去拉张毅城的胳膊，可就在这时候，张毅城忽然快步到了柳蒙蒙的跟前，把头探出去看她的脸。

“唉！”张国义的心立即就提到了嗓子眼，倘若像刚才一样让侄子被咬上一口，回去可如何跟嫂子交待？“毅城！回来！”张国义赶忙上前一把拉回了张毅城。

“老伯，柳蒙蒙的病，我就能治……”车上，张毅城小大人般的和张国义叨叨。

“我告诉你，你爸回来之前，我不许你瞎胡闹！”张国义边开车，边吓唬，“你要是敢瞎胡闹，等你爸回来打折你腿我可不管……”

“老伯你不懂行……这东西没必要让我爸去，杀鸡焉用宰牛刀啊？”张毅城此时俨然一副小大人的语气，“老伯你能别告诉我妈吗？”说罢张毅城在张国义旁边一通嘀咕。

“你说什么？”听张毅城说完，张国义开着车差点撞到隔离带上……

① 咸水沽、静海：咸水沽是天津的郊区，静海是天津的郊县。

第二章　私自行事

“拆人家房子？”张国义牙都倒了，柳蒙蒙家那间有人上吊的房子，左右都有邻居，还是旧社会的老式瓦房，仅有房子后面有一条小窄胡同，拆这个房子，如何拆法？需要多大工程量？

“我说毅城啊，你能看出来，老伯佩服你，但你可别逞能！”张国义根本没把张毅城的话当回事，“这几天先在家老实待着，你爸回来之前，我不许你出门！”

“老伯……那我爸，啥时候回来？”张毅城歪着脑袋问。

“怎么说也得一个月吧？”张国义也拿不准哥哥啥时候回家，“明天我打个电话问问……”

“老伯，刚才我看那个柳蒙蒙的脸了，再拖半个月不想办法，她就永远都治不好了……”

“去！别胡扯八道！你姥爷那病拖了两三年都让你爸鼓捣好了，她这一个月还不到。我告诉你毅城，你也不小了，也该懂事了，你爸现在不在家，就别惹你妈生气了……”

“老伯，我不是胡说八道……”张毅城的语气忽然认真起来，“我

爸那些书我看过不少，大爷（指老刘头）也没少教我。柳蒙蒙和我姥爷可不一样，她是小孩，而且是女的。再有，她身上不只一样东西……还有啊，老伯，如果再拖上一礼拜不想办法，她光饿也饿死了啊！”

张毅城这话说得张国义心里一哆嗦，虽说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但心想这小子平时最爱往老刘头家跑，老刘头没儿没女，所以这对老夫妻特别喜欢小孩，老刘头也有钱，认识王子豪以前，就总是五块十块地给孩子零花钱，想必也没少教这小子仙术大法。而且仔细想想，这小子说得也在理，男女放一边，当初李大明是个大老爷们，尚且瘦成了皮包骨，而此刻的患者是个十来岁的小女孩，别说是让这些歪门邪道缠上，就算是普通感冒发烧，抵抗力也比李大明差远了去了。

“那……你说的话，谁能信啊……”张国义有点动摇了，万一这个柳蒙蒙要是真有个好歹，这事在教育口传开，别说自己是局长秘书，就算自己是局长本人，张毅城也够呛能再找到学校。

“你信就行啊……”张毅城发现张国义动摇了，立即来了精神，“老伯只要你信，我就放心了，天津没有老伯你办不了的事！”

这马屁拍得太是地方了。张国义本是混混出身，以前的哥们就算有几个下海做买卖发家的，但于公于私，还是感觉自己才是哥们弟兄里混得最好的，有门路啊！谁家孩子不上学啊！想上好学校又没本事考高分，就得来求我张国义！此刻张毅城这马屁正拍到点上，把张国义拍的满面春风，“行！只要我大侄子有把握，我就找人办！”张国义哼哼起小曲，一句话，拍美了……

按张毅城的主意，张国义并没开车送他回家，而是直奔老刘头家。

“哎哟，城城来啦！”一看见张毅城，陈婶高兴得嘴都合不上了，自从上次转学离家远了之后，张毅城至少两个月没来了。

“陈婶，有点事找您帮忙……”张国义挺不好意思的，“您得帮我们演场戏……”

第三天，柳蒙蒙家门外。

“哎哟，张同志是你呀，真麻烦上级了，给你们添的麻烦够多了……”孙太太有点不好意思了。

“孙同志，这次不是麻烦上级，上次我听您说了柳蒙蒙的遭遇以后，就想，像柳蒙蒙这样的三好学生，要是因为身体不好而耽误学习，太可

惜了，将来社会又少了一个栋梁之材……”张国义拼命琢磨词，“所以我帮您请了位仙姑，帮蒙蒙看看……”这话说得连张毅城都直咧嘴，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等孙太太把门开了，彻底傻了，只见张国义身后不但跟着一个满脸严肃的老太太，还跟了一帮建筑工人，不远处还停了一辆“130”卡车，水泥沙子拉了半车，还有梯子和钢管。更没谱的是，这个所谓的“仙姑”旁边，还站着一个尖嘴猴腮的主儿，一身“疙瘩派”唐装，脚穿气功鞋，晃晃悠悠贼眉鼠眼一脸的汉奸相。最奇怪的，就是此人胳膊上竟然还架着个鹰，说是鹰，其实按个头大小，充其量也就跟鸽子差不多。

“张同志……你们这是……”孙太太吓得有点发傻。

“哦，这位是陈姑，这位是孔大成先生，都是来给蒙蒙看病的……”这话说得连张国义都没底气了，要说陈婶化化妆扮个跳大神的，勉强也能说得过去，但说这个孔大成是来治病的，无论如何也不像啊。说起这个孔大成，跟张国义的渊源可深了去了，此人是张国义早期的狐朋狗友之一，文革时期便是张国义手底下最阴狠的打手，在文革结束后第一批下海，以半土匪的手段淘到了第一桶金之后便过起了提笼架鸟斗蛐蛐玩鹰的衙内生活，此次张毅城让张国义无论如何找一只鹰来，张国义便把这个人给找来了……

“孙同志，为了治好蒙蒙的病，您得做出点牺牲啊……”张国义一脸的严肃。

“什么……牺牲……”孙太太吓得够呛。

“是这样……”张国义凑到孙太太耳根子底下一通嘀咕。

“什么？”孙太太满脸惊愕，“拆房子？”

“对，不过您放心，我带工队来了，拆完给您盖回去……”张国义拍着胸脯，“您放心，拆房子的钱组织替您出了！”张国义这号人一旦有了俩钱，基本上就会到处充大尾巴狼，尤其是在自己哥们弟兄面前，一定要有领导的气概。

“那蒙蒙……不会有事吧……”孙太太还是有些担心。

“阿姨，我们保证她没事，我们根本就不用进她的屋！”张毅城在一边搭腔了，“我保证柳蒙蒙同学不出半个月就能回学校上课！”

孙太太望着张毅城，莫名其妙地就有一种信任感，看着这孩子胸有

成竹的神态，俨然是那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不像会说谎的，或者干脆说，眼前这个孩子的神态，根本就不像是十来岁的孩子，而像个二十多岁的大小伙子。俗话说病急乱投医，就算眼前这帮人说的是假的，但孩子的病连医院都没办法，自己又能怎么办呢……

“那……辛苦大伙了……”孙太太把众人让进屋里。

走到院里，陈婶装模作样地扭着屁股左看右看，一把推开了原来租房大爷上吊的屋子，扒头看了看，“这房子吊死过人吧？”要说这陈婶以前可是戏班子唱花旦出身，装起巫婆来还蛮像。

这话一出，孙太太眼睛立即瞪圆了，心想真是神仙啊，我一句话没说，这位姑姑就看出来了，其实这都是张国义昨天教的，“对，对，您真是神了……”

“嗯，就是这间……”陈婶一挥手，几个工人进屋就搬出了家具，蹬梯子上房一顿拆。

眼看着几根檩条都露出房顶了，工人站在房山上一较劲，一根根大木头房梁咣当当都砸在屋子里。

“都拿走烧了！”除了张毅城交代的台词之外，陈婶不敢多说一句话，生怕漏馅。

倒上一瓶子汽油，熊熊大火立即烧了起来。这火一烧不要紧，只听柳蒙蒙的屋子里瞬间传来嗷嗷的叫声，孙太太一听差点瘫在地上。张国义和那个酷似汉奸的孔大成立即到了屋子里，只见柳蒙蒙虽然身上捆着绳子，却仍然在用脑袋撞墙，一丝丝的血痕竟然从眼睛里流了出来，表情痛苦无比，墙上脸上到处是血。

“看个屁！快上去拦着啊！”张国义对孔大成吼道。

“张哥……咱不是说好了……这些邪的歪的……都你来吗……”要说这孔大成虽说在活人跟前是狠角色，但对于这种邪乎事还是心存恐惧。

“你小子他娘的……”见孔大成心虚，张国义从手巾架上抽了条毛巾，准备往上冲，但卯了半天的劲还是没靠上前，他可是听哥哥说过这玩意有多厉害。

正在这时候，张毅城也进来了，从兜里掏出一块死玉塞给了张国义，“老伯，把这个塞她嘴里……”

张国义看了看玉，脑门子立即就是一层汗，这感情好，本来怕的就

是柳蒙蒙咬人，还要往她嘴里塞东西，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这时候孙太太扶着墙也进来了，一看柳蒙蒙撞墙撞得满头是血，当场就疯了，“你们要干吗啊！你们要把蒙蒙怎么样啊……我……我跟你们拼了……”说着就扑向张国义。张国义一看，心说完蛋，这身骚算是惹上了，万一柳蒙蒙出事，自己也别想好过。“孙同志，您放心，这是正常现象……我以组织的名义，保证蒙蒙没事！”张国义恶狠狠地瞪了张毅城一眼，一个劲地安抚失去理智的孙太太。

正在这时陈婶推门进屋，“住手！好心当成驴肝肺！我们在这儿救人！你跟着捣什么乱！退下！”这语气俨然跟地主婆没什么两样。

陈婶这一吼，还真管用，孙太太瞪大了眼睛，坐在地上哇的一声哭开了，“我的蒙蒙啊……”显然，近期柳蒙蒙的症状已经让孙太太的精神受了很大刺激，几乎有些不正常了。

“孙同志，你光哭也不是办法，你得配合我们啊！”张国义蹲下，和颜悦色，不愧是局长秘书，关键时刻临危不乱。

“呜……张同志，刚才误会你们了……我能干什么啊……”

“你对蒙蒙的病情比较熟悉……”张国义递上死玉，“你得把这个塞到孩子嘴里……”这可好，张国义充分发挥了当年“你冲锋、我掩护”的领导精神，这要命的活反倒推给孙太太了……

“嗯！行！”孙太太接过死玉，看都没看，眼神里透露出一股女人特有的凶狠，转头出了屋。不一会儿，戴着一双特制的厚棉手套进了屋，冲到柳蒙蒙跟前一把按住了柳蒙蒙，用一只手掐住柳蒙蒙脖子，另一只手狠命地把死玉往柳蒙蒙嘴里塞。

眼前的一幕，把张国义和孔大成两个大老爷们眼都看直了，女人啊……可怕……此时只见柳蒙蒙嗷的一声叫，直接从床上坐了起来，孙太太一个成年人竟然拗不过她。

“看个屁啊，上啊！”张国义和孔大成受孙太太感染，也来了精神。两个大老爷们一个按腿，一个按身子，这时候陈婶把炒菜铲子递过来了，“用这个！”张国义一回头，也管不了这陈婶从哪儿找的铲子了，接过铲子直接撬嘴。

说来也怪，死玉塞进柳蒙蒙的嘴，柳蒙蒙立即不挣扎了，只趴在床上呼呼喘气。不一会儿，哇的一口黏黏糊糊的红水吐了出来，顿时不动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